

八千里路云和月

——沉痛悼念马建勋先生

姚维荣



马建勋，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毕业于武汉大学首届作家班、西北大学研究生班，曾在新疆从事新闻、文学工作多年，1987年调入陕西省安康地区，曾任地区文联主席、地区作协主席。陕西省文联常务委员、省作协常务理事、省哲学学会理事、省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安康市政协委员。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用唐代大诗人杜牧的这句名诗来形容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可谓恰如其分。得知原安康地区文联、作协主席马建勋先生上月底不幸病逝的噩耗，我的心情不由一下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与建勋三十多年的交往一浮现在眼前。

1988年暑假，我刚从中山大学中文系进修回来不久，时任地区文教局副局长李胜金告诉我，地委宣传部、文教局与地区文联作协准备于月底召开马建勋长篇小说《国魂——林则徐流放》研

讨会，邀我参加会议并准备发言，并送来该书。几天后，研讨会如期召开，地委领导黄克礼、蓝友仁、文教局、作协负责人及知名作家共四十余人参加会议。大家高度评价了《国魂》的思想艺术价值，也指出了作者过于写实，缺乏以小说笔法从更广阔深远的角度铺排重大事件、塑造典型人物的不足。我在会上作了《试论〈国魂〉的思想艺术成就》的发言，随后被《安康日报》刊载。会后继续细读文本，与马建勋先生交流，写成篇幅更长的评论《塑造民族之魂的独特艺术追求》一文，第二年春被省作协《小说评论》选用。

此后，与马建勋先生的交往就逐渐多了起来。知道他新中国建立不久出生在西安灞桥，文革中断了学业后，远赴新疆伊犁大哥处谋出路。在遥远的塞外放牧，干过苦力活，但始终坚持读书与业余写作，作品逐渐在报刊媒体发表后引起重视，被州政府录用为秘书，后又调入新疆人民广播电台任记者。期间与那时因为右派身份也在伊犁劳动锻炼的作家王蒙有过交往，受益良多。尤其是间断听到当地人介绍了很多林则徐当年禁烟立功反遭奸奸诬陷，被革职流放到伊犁，以戴罪之身指导当地牧民修建坎儿井，查看地形绘制防御图等事迹，使他深受感动，萌生了撰写林则徐长篇小说的念头。随后数次自费赴广东、福建调研，了解林则徐的生平事迹，制定创作计划。经过数年殚思竭虑的业余创作，终于在1988年完稿，由北京群众出版社出版。

由于文革的耽误，建勋先生与年少时的梦想失之交臂，成为他心头一个很大的遗憾。八十年代后虽然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且在新闻与文学创作上已经有了一定的造诣和成绩，但他还是不满现状。1985年武汉大学中文系开设作家班，经上级批准通过高考外的渠道经过一定的专业考试招收年龄偏大文学基础的学生，建勋闻讯报名应试并被录取。这两年的学习，使他的文化素养有了很大的提高。1987年夏毕业后，想到自己已经人到中年，便萌生叶落归根之念。西安难进，那就回到陕西某个地区也行。经过写信联系试探，被安康地委领导看中，指示文教局副局长李胜金派人了解沟

通，最终被地区群艺馆接收。1988年春，地委决定成立地区文联，马建勋成为文联筹备组成员。6月10日，地区作家协会成立，马建勋是当时全区唯一的中国作协会员，且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于是当选为主席。8月上旬全区首次“文代会”召开，马建勋又被选为主席，成为安康文艺事业的领头羊。

地区文联及各协会相继成立后，建勋先生以很高的热情，在地委领导下支持鼓励文艺工作者努力创作，安康的文艺事业很快形成高潮，成果迭出。1989年8月，安康儿童画展在北京儿童中心开幕，全国妇联副主席康克清前辈欣然出席，给予充分肯定。10月，地区文联编印的报告文学集《纹股蓝》出版。1990年，由刘志杰编剧，汉剧团演出的现代戏《马大怪传奇》相继赴省，赴北京参加第二届中国戏剧节，获得优秀剧目奖、优秀演出奖，中央电视台播发了演出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等分别发表文章予以评价。当年底，由地区文联一年前倡议发起的“中国首届汉水文化研讨会”，由省文联牵头，与安康地区宣传文化单位联合召开，汉中、襄樊、十堰、郧阳等沿江毗邻地区代表60余人出席，提交论文50多篇，后结集为《中国汉水文化研究》出版，在省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2年11月根据地委安排，筹备召开了全区首届文艺创作研讨会，对新中国建立来的优秀作品和先进文艺工作者进行了表彰奖励。此后几年，地区文联与各协会相继召开了胡元杂文集《求是新语》、付世存散文集《羞涩的鸳鸯湖》、姚维荣评论集《文苑采英》、刘纪鹏歌词集《春鸟声声》、曾德强报告文学集《心中有个太阳》、乔全和小说集《鬼哭谷》等作品研讨会，以及“安康地区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李慈恩歌词创作研讨会”、“吕农戏剧小品研讨会”等，对促进全地区文艺创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作为地区文联、作协领导，虽然因本职工作占去了很多时间，但建勋先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家、学者的身份，挤时间坚持创作与研究。相继出版散文集《天马吟》《人生如歌》、诗词集《九万里风

鹏》、长篇小说《国殇——林则徐之死》及《圆点哲学》等专著。并被选为省文联常委、省作协常务理事。其圆点哲学引起张岱年等国内外学者关注，先后应邀到澳大利亚、英国交流探讨。

2000年，安康地区地改市，文联、作协准备换届。建勋先生考虑到自己年届知天命，身体健康状况欠佳，此前在西安修改林则徐电影剧本时用眼过度，眼底出血；尤其是十多年间深感文联领导工作责任与自己专业创作之间常常发生时间冲突，并由此影响与机关同志和部分文艺工作者的和谐关系，内心时常为此纠结。于是下决心辞去两个组织的领导职务，专心从事创作研究。

五十多岁时，建勋先生又对绘画产生浓厚兴趣。尽管民间有“人过三十不学艺”的说法，但古今在某一方面大器晚成的例子也不少。为了便于向西安画界朋友学习探讨，加之思乡渐浓，于是他干脆在骊山脚下租了一层民房，专心绘画创作。2006年秋，我到西安参加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会，会毕去临潼看他，见其生活条件之简陋令人咋舌。但他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潜心创作，不断提高画艺，尤其喜爱画马、熊猫等动物，逐渐在这方面有了一定的成果。其110米国画家卷《中华熊猫图》2008年获“中国奥运艺术金奖”，随后被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国际书画院教授、副院长，圆了他晚年的画家梦。

由于多年来过量的劳累，建勋先生十多年前就患上了高血压等慢性病，我和文友们也多次劝过他吸取路遥、邹志安等陕西名家英年早逝的教训，注意防病治病，保养身体，但他一忙起来就忘了这些。去年春天他回安康办事，我还带他到高新区三大公园、安康学院新校区等处参观，他由衷地为安康这些年各方面的巨大变化欣喜。文友们劝他年事渐高后还是回到山清水秀的安康来养老，没想到就在中国抗击新冠病毒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他却最终被慢性病夺去了生命。文友们闻讯，不胜悲感唏嘘。

愿建勋先生一路走好，在九泉之下安眠！

文化纵横

主持人:张思成

关于故事、情节和细节

李春平

在一篇小说中，对故事、情节和细节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把故事和情节合起来说，故事是讲故事，情节也是讲故事，所以我们一般称为故事情节。我们对故事情节的要求是：曲折、紧凑、流畅。

曲折是要尽可能把故事写得一波三折，起伏跌宕。有时还必要地要设置一些悬念，让故事更具有可读性。比如要写一个恋爱故事，两人都很真诚地相亲相爱，如果是单纯地写他们从恋爱到结婚的过程，那就太简单了。这样的故事可能就是没有意义的。或者你会说，他们的爱情很感人，很有写头。就在前几天，西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要让我采访他们夫妻俩，这个女的说，他们夫妻几十年来，一直非常相爱，从没起过外心，前年那个女人得了重病，要做手术，丈夫倾尽全力在医院悉心照料，花了几万块钱。在电话里，这个女的讲得很动情。好像他们就是当代爱情的范本了。我在想，他们是处级干部，大小是个领导，花几万块钱是不成问题的，医疗费也能报销。至于丈夫在医院对妻子的守候，也属于人之深情。几十年如一日，只能说他们生活比较和睦、稳定。这样的东西能写成小说吗？不行的。原因是太简单了，它只能作为小说素材，而不能作为小说的原型和框架。为什么？两人相爱的事情太多了，在他们夫妻的经历中，没有那种可以构成小说的矛盾冲突，没有可以作为小说的情节起伏，甚至也没有刻骨铭心的东西。他们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爱情，只不过是传统家庭中的一个。一对恩爱夫妻有什么好写的？就相当于一个“五好家庭”。这就是说，这样的爱情，生活中可能具有榜样的力量，但在文学上却不具有艺术的力量。

如果说要考虑把这样的爱情故事写成小说，成为小说中的故事，必须要把这个家庭置于当今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去总体观照，寻找真正可以感动人心的东西。感人的东西在哪里找？在他们夫妻各自的生活环境中去找，从他们的外围去找。比如，如果他们真是优秀的男人或女人，可能就不缺乏一些追求者，外来的情感干扰是会产生的，他们是如何对待外来干扰的？如何保持自身的那份纯粹？那么，你就要琢磨了，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对家庭对配偶始终如一？如果找到了新的故事元素，给他们的爱情一个圆满的答案，这是可以写的。否则，仅仅是一对恩爱夫妻，怎么说都不能构成一篇小说的内在线索。

同样是一个和睦的家庭，忠贞的爱情，我讲另外一个故事，它发生在上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大约是1993年。一对夫妻从工厂里辞职下海了，想自己干一番事业，使自己过上好的生活。他们自己有十几万的积蓄，凭借他们的人际关系，在亲戚朋友那里借来了一百多万，准备自己搞一些经营活动，转手倒卖。可惜的是，他们根本就没有经商经验，在第一次交易中，就上当受骗了，一百多万元元元元元，只剩下一堆工业废品，两口子都是非常善良的人，把别人也想像跟他们一样善良，却没想到出师不利，一下海就啥也没有了！更重要的是，骗子那边人去楼空，无处查找，他们连打官司的可能性都没有。

借来的钱被骗光了，只剩下了几万元的死本，妻子悲痛欲绝，嚎啕大哭。丈夫也非常懊丧，不断地安慰妻子。然后两人共同寻思着东山再起的办法。一对恩爱夫妻，现在真成了患难夫妻了！

一年后，他们借来的那些钱陆续到还款期了。而他们并没有东山再起，而是在苦苦地折腾，两人都是非常讲信用的，他们发誓：这辈子哪怕一无所成，拼命也要把借款还了！

没钱还人家，怎么办呢？得向人家解释清楚呀。夫妻两个就结伴同行，挨个地到别人家去，说明无法还款的原因，最大限度地争取债主的理解。又过了一年多，他们搞起一个小小的机械厂，这种东西工艺流程简单，投资不多，但市场很大。产品生产出来了，妻子就在家打理工厂，丈夫就在外面去搞推销。为了省钱，他一直背着批发进来的方便面。第一批产品推销出去之后，夫妻两个抱头痛哭了一场。你可以想像，这种眼泪，它的情感含量，它的伦理价值，它的精神内涵该有多么丰富！

有产品了，有市场了，而小作坊一样的工厂也只是起步而已。他们依然要面临一百多万债务。怎么办？他们制定了详细的还款计划，分头送到债主家里。每赚一笔钱，都要按比例还款，剩下的用于扩大生产规模。债主被他们感动了，有的主动推迟了还款期，有的积极帮他们出主意。就这样，夫妻俩用了近十年时间，终于还清了一百多万元元元元元，实现了他们的承诺。2002年，上海电视台对他们的事迹进行了全面报道，感动了整个上海。

这对恩爱夫妻的故事是可以写进小说的。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爱情中，不是简单地卿卿我我，而是有一种力量，是爱情的力量，人格的力量，信用的力量。他们共同担当了对家庭、对社会和对别人的责任。在巨大的债务压力面前，他们有多种方式可以选择，但他们没有选择逃避，没有选择退缩，没有选择沉沦，而是选择了直面相对。十年来夫妻相依为命，含辛茹苦，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终于使他们走出了困境，创造了幸福生活，赢得了社会对他们的尊重。写成小说，情节就曲折了，人物就鲜活了，形象就丰满了。这样的爱情小说，可能就注入了更多、更深的社会意义。

刚才说的是小说的故事情节设置的可能性和相关条件。启蒙主义思想家莱辛说：“对那一切与人物性格无关的事实，他愿意离开多远就离开多远。只有性格对他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的职责就是加强这种性格，以最明确地表现这种性格。”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发展历史，那么细节呢？对于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通常讲情节要抓人，但细节也不例外。如果说细节抓人了，这个情节就成功了一大半。这一切都是为了小说的整体服务的，为性格服务的。我们在写作的时候，重要的细节一定要放大来写。换句话说，表现性格的渠道是什么呢？就是情节，是细节。

每个作家或导演在处理情节和细节的态度上都是不同的。比如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里，一些情节他都一带而过，只是简单介绍过程就行，而对细节则是不厌其烦地描写，他总是在细节中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在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在受气之后，回家拿来镜子，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要威风。他在镜子里嘲笑自己，反问自己，大骂自己，这个细节就非常传神地表现了少年马小军的性格。思想上不成熟，但身体却已经成熟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举动。

那么，细节是不是表现人物性格的唯一方式？当然不是。表现人物性格的方式有多种。比如，叙述、描写、对话等，都是塑造性格的基本手段。甚至有的作家的小说是没有多少细节的，但是他们却注重了情节的丰富性。这里面就涉及到小说创作的技术性问题，也涉及到他们的创作个性和习惯问题。姜文的电影《太阳正在升起》，是根据我朋友的短篇小说改编的，小说原作是江苏女作家叶弥的《天鹅绒》。叶弥是非常优秀的一个短篇小说作家，是一个在我国非常有潜质的一个女作家。她在《天鹅绒》这篇小说里，整个小说里只有情节，几乎没有什么细节。可以写成细节的地方她都淡化处理了，但依然不失为一篇好小说。这不是一般作者能达到的一种高度。同时也说明，细节在一篇小说里是可以抽取出来的，它并不影响小说的整体布局。这要根据细节在某个特定的小说内容的重要性而定。

(下)

“天马”飞了

——深切怀念马建勋先生

曾德强

“天马”飞上西天了。起飞的时间是2020年3月29日17时。

他姓马，爱马，养过马，骑过马，所著第一部散文集叫《天马吟》，所著长篇小说《国魂》《国殇》里均有大段描写天马的文字，近些年又掘起画马画马，在研历代先贤画马技法的基础上，开画马新风，创天马画技。因此，“天马”成为文人雅士对马建勋先生的别称。

经历了68个春秋的“天马”，算是“老骥”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一年多前，他在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上作了演讲；接着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学；继而又前往韩国举办画展；再下来准备应邀出席2020年“一带一路”欧洲国际书画艺术节……谁知天不假年，在与病魔抗争了将近半年后，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头颅停止了思考。忽然看到这样一位英才去世的噩耗，我的内心十分沉痛，甚觉可惜和遗憾！

马建勋先生于我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与之交往始于1996年秋。那时，我在紫阳县广播电视台任副局长，他是安康地区文联主席兼地区作协主席。出于我对安康文坛巨擘的敬慕，带着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报告文学集《心中有个太阳》书稿登门请他作序，记得半个月后他就电告我已经写好。再次登门，他把抄写得工工整整的序文交给我。我迫不及待地展读，感觉到字里行间充满了他对拙作的评析和推介，以及对一位文学爱好者的期望和鞭策。翌年4月，安康地区文联、中共紫阳县委宣传部联合在紫阳举行新书首发式及作品研讨会，他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予了我很多鼓励。就在那次会后他对我说，想把我调到地区文联作秘书长。我当然十分高兴和

感激，只是后来出于某种考虑，放弃了这个机会。但是，从此我对他愈加敬重。后来，我调到县委宣传部，除了负责单位常务工作，还兼任县委通讯组组长，积极筹划成立县文联，马建勋先生表示大力支持。2000年10月，他带我到延川县参加陕西省地市县文联工作会议，我们一起听领导报告，与同行交流，还参观了黄河乾坤湾、圣览山、清水关等名胜，观看了专场文艺晚会。

十几年前，我被选调到安康市人大机关工作，此后不久马建勋先生辞职了。他的生活很有规律，几乎每天晚餐后都要去山上独自散步，我们曾几次相约一同到他住宅后边的山梁一边散步一边闲谈。卸任后的他，经常在省城西安居住，过着近似隐士的生活，但我们之间仍然保持着联系和友谊。我们一起参加过中国作家协会在西安常宁宫举办的专题培训班，休息时结伴而出，留影、聊文学、哲学、书画，零距离感受他的智慧和才情。他退休后，北京一家公司免费为他提供办公和住宿条件，请他去画画，他也乐此不疲，回安康的机会很少。有一次得知他回到安康了，便请他小聚，邀约几位文友相陪，他高兴地答应了，但是生怕我多话花钱，说吃饭简单单就好，喝酒不要喝白酒，喝点啤酒就行了。我知道他一贯的生活作风，也尊重他的意见，但在这事上当然不能完全听他的“指示”。二十年前他转赠我的一幅四尺整张工笔山水画，至今悬挂在我的客厅，而这次聚餐时他送我的一幅四尺方天马，则不仅珍藏于书柜，而且珍藏于心中。我是一个性格偏于内向的人，不喜欢把某些感恩的话经常挂在嘴边，但是我深知，我业余文学创作上的进步，我由一位文学爱好者成长



为中国作协会员，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小有成绩，与马建勋这样的老师和同道的期望、鼓励、引导和影响有直接关系。

马建勋先生奉行“像牛一样的耕耘，像土地一样的奉献”，生活宁静、简朴、充实，没有多少物质欲望，也没有某些官员身上的那种圆滑和世故，而内心世界却非常独立自由、深邃博大。他那独立不羁、不阿权贵、专心做事的性格和品行，可以从他中外皆知的《圆点哲学》《禅味哲学》《新人生哲学》等系列哲学著作中窥见一二，也可以从他构图大胆、色彩艳丽、寓意深刻的诸多天马绘画作品中感知大略。

作家、学者吴建华曾以自己的见闻为素材写过《寻找“天马”的行踪》，我读后觉得此文将马建勋先生的个性、才情和思想境界表现得非常贴切和生动。其中一段是这样的：“他的出其不意，会给

许多人造成不解的错觉，好端端一个作家，怎么就搞起了哲学？搞哲学也罢，怎么又当起了画家？在中国不好吗，要去国外访问？当作家不好吗，要去北京当教授？……因为人们看不见他一隐一藏的电报，只看见他一蹦一跳的蛙鸣，至于他的行踪，那是一个哲学隐士、文化游侠的行踪，很像一团迷雾的气象，非知己而不能知彼也！他一路踩踏着周秦汉唐的辉煌之路，他思考最多的是关于一个民族的精神强大、灵魂圣洁与伟大复兴。”对于这样一位特立独行、深邃博大的思想者和文化人，我们可以不理解，但是不能不尊重，不能不敬仰。

“天马”飞逝了，巨星陨落了，但是马建勋先生留在世间的十几部著作和诸多零散的文章、绘画作品却是文化的宝贵财富不可磨灭，永远启迪着人们，滋养着人们。